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一百十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録監生臣龔汝直

繪圖監生臣董椿

圖書編卷一百十七

明　章潢　撰

國朝兵制

國朝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廵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

保塞之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田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京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五軍將兵曰神樞營司旗纛曰神機營習火器神樞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番上宿衛衛皇城四

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為守宵夜嚴警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上直折五項替之律錦衣衛主禁庭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周之虎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為要官大都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

兵不過此括諸省之兵不當此也故戰則國威聲邊庭守則國固居重馭輕之制凛如也

國朝兩京十三省都司衛所馬步官軍員名

北直隸親軍衛三十九屬所二百五十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三百三守禦千戶所二在外直隸衛三十九屬所一百三十二守禦千戶所九　大寧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戶所一　萬全都司領衛十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七京營見操幷外衛馬步軍共

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六百餘員名

薊州保定宣府三鎮馬步官軍共十萬五千八百餘員名

南直隷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二守禦千戶所一

在京屬府衛三十三屬所一百九十六守禦千戶所一在外直隷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五守禦千戶所十五中都留守所領衛八屬所四十守禦千戶所一

京營馬步官軍舍餘夷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在外衛所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四萬四千八百餘員名

山東都司領衛一十九屬所十五七守禦千戶所一千二本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儀衛司三遼東鎮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員名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又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

軍舍餘夷人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
行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七十又所七本都司所屬馬步
官軍四萬六千餘員名儀衛司三
陝西都司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四守禦千戶所一十二
行都司領衛一十三屬所五十六守禦千戶所四
總延綏寧夏甘肅三鎮共馬步官軍舍餘土達一十
三萬九百餘員名儀衛司四
河南都司鎮衛一十四屬所四十九守衛千戶所七本都

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百餘員名儀衛司八

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二守禦千戶所三十五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

江西都司領衛三屬所一十五守禦千戶所十二百戶所一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名儀衛司二後併入南昌衛

湖廣都司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宣撫司安撫司九長官十四蠻夷官司五

守禦千戶所二十六宣慰司二屬長官司八鄖陽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三十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七萬一千六百餘員名　興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

四川都司領衛一十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司二十二守禦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二招討司一行都司領衛六屬所三十五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儀衛司一

福建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六所一十七　建寧行都司領衛五屬所三十守禦千戶所四所屬馬步官軍共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

廣東都司領衛十五屬所六十八守禦千戶所四十五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四百餘員名

廣西都司領衛十五屬所五十五守禦千戶所二十一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儀衛司一

雲南都司領衛一十七屬所一百六安撫司三長官司三守

禦千户所一十二本都司所屬漢土達馬步官軍八萬一千四百餘員名

貴州都司領衛一十八屬所九十三長官司一十三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

皇朝兵制沿革

國初設太平等翼元帥府以統諸道兵設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及都鎮撫以總禁衛後改諸翼為親軍立大都督府設内外衛所及各處都指揮使司後又

分大都督府為五府外衛統於都司而都司及內衛各以其方隷五軍都督府惟親軍不屬其都司衛自永樂以來添革改調前後不一各處土官衙門有屬都司衛所統轄與都司職掌所載互有異同總天下都司一十七留守司一內外衛三百二十九守禦千戶所六十五

總天下鎮守二十一分三十三守備百

國朝京衛

在京上二十二衛曰錦衣曰旗手曰金吾前曰金吾後曰羽林左曰羽林右曰府軍左曰府軍右曰府軍前曰府軍後曰虎賁左是為上十二衛其金吾左金吾右羽林前三衛本北平三護衛所改者曰燕山左曰燕山右曰燕山前曰大興左曰濟川曰通州本北平都司衛是為上十衛凡二十二衛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驤左曰騰驤右曰武驤左曰武驤右是為四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武功中曰武功左曰武功

右以匠故隷工部曰永清左曰永清右曰彭城三衛
長陵景陵獻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七衛為陵衛並
不隷都督亦不稱親軍曰留守左瀋陽左瀋陽右驍
騎右鎮南龍虎六衛隷左府留守右虎賁右武德三
衛隷右府留守中神策和陽應天四衛牧馬千戶所
隷中府留守前龍驤豹韜三衛隷前府留守後武成
中神策後忠義左忠義右忠義後忠義前義勇後義
勇右大寧前大寧中蔚州左會州富峪寬河興武鷹

揚神武左十九衛隸後府留守五衛者本國初都鎮撫司總領禁衛改為留守五衛專巡察守衛京衛隸都督府者上府移兵部親軍衛直達兵部凡入營者聽營文武大臣督理國朝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永樂遷都於北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備四方征伐云邇年以來兵制漸更大都有曰更卒如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也曰繇戍如延綏寧夏入衛軍是也曰

役羙如遼左抽𣲖軍是也曰召募勇敢常川操練及臨時調遣之軍是也

國朝軍營

五軍營　大明會典云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專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

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纛令旗長語云永樂初始以旗寶纛下三千小弓手立三千營

神機營　長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火箭之法因立是營　大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嘗搽演神銃神礟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為三大營

團營總三大營　大明會典云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一營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間分為十二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效勇果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内各分五

軍五營管内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内外馬隊官軍

神機營管内外步隊官軍

將軍營　大明會典云錦衣衛侍衛將軍自為一營

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管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　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

下别為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

於四衛指揮等官推選

營官　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

哨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內推選永樂間始兼用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畧如三大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國朝京營沿革

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

城内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為馬隊專扈從出入營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兵部尚書于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中泚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為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成

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之
兵名為頭撥初團營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一營
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揀
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啓行泳平日
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蓋
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祖宗微意不
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門
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

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盖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相侔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敵平西征夷征北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戌罷團營仍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為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伯

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叅將四人叅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一人練勇叅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為戎政廳給戎政之印𣕚葉篆文虎紐如將軍所掛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下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真署都督叅遊佐擊用真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於一人皆有意焉

京營兵制考

國家兵制初葢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隷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外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葢高皇帝

以神武久處行間洞悉戎機雖當櫜弓韔矢之時而所為善藏利器强幹固本執長筴而御宇内者淵乎微矣成祖祚燕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而設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五軍營有步兵有騎兵教陣法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三千營皆騎兵專扈從而歲令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軍番上練閱於京師營各用勳臣二人為提督自是因而不改而承平日久兵政弛廢迨巳巳之變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

搬議於三大營中簡厥驍鋭分為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撥其營則都督以所部出名為頭撥葢三大營至團營一變巳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罷之三年復置當是時團營凡有十二行之既久操練寖怠兵多闒茸於是乃立東西官廳號曰聽征又一變也嘉靖庚戌罷團營復三大營而改三千之名為神樞

督總則勲臣協理則少司馬彈壓則臺省而五軍營之為副將者二左右前後祭將者四遊擊將軍者四樞機二營之為副將者一參將者二佐擊將軍者六自嘉隆至於今間徼有增損而制固不變今三大營將領副參佐游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見為官者五百二十有奇而為軍者十二萬為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葢分為二十小營合為三大營又合為戎政府云國初制兵患

其聚而難制故主於分既分之後患其散而無紀故主於合分合之間失在政不在制也夫兵猶水也滙為巨浸溢為洪流則且有潰决衝齧不可捍禦之患疏之别之以殺其勢則汩然赴海而趨老子有言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葢高皇之慮逺矣夫收太阿之權役臂指之勢其惟初制哉作京營兵制考

京衛與錦衣衛相維之制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宫禁以五府四十二
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
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葢彼此羈
維之局視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衙宋
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
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為繁間踈密亦内
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
存晉營别設司馬不樞密而銓攬有事由本兵請符

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平時籍歸五府廪經本衛練劄營場隊無離土法甚得矣但無名虚耗而有演弗精奈何

問周禮宫正宫伯隷冢宰而今錦衣衛無所制何也此後世之宜法也冢宰御宫從古法嫌於旣重已不可行於今矣曰周宫正宫伯掌居衛虎賁氏掌行衛司隷掌環衛諸門而今錦衣實兼其任夫乃攬乎曰此後世之奇法也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

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一衛并
武功永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為彼此相
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也曰周掌居衛者
隸冢宰掌行衛者隸大司馬掌環衛諸門者隸司寇
而今錦衣雖通籍兵部然止以文屬則大專之委可
乎曰此後世之任法也天子有環列心腹之臣也曰
古環列心腹之臣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八百人
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王出而後有事而令錦衣

職内直外直司宫門城門緝捕城内城外至守季通州張家灣何也曰此後世之任法也所以通内外幾奸宄之萌開壅閡之蔽也

本朝兵制

問本朝兵制之善請詳言之曰畿兵今七十一衛𨽻五府者三十九輕重之勢彼此相當漢衛尉主南軍以護宫三署即期門羽林在焉所以親之也中尉主北軍以護京城八屯八校在焉所以周之也今制

如之時去古未遠兵用番上南軍調諸郡國北軍調諸三輔今固不可行止以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軍輪操京師亦不忘内外出入之意然漢諸吕之亂周勃可令南軍毋納産先是計除衛尉足為南軍以應巳此南北軍相制漢初設兵之善如此者一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統領内省則漢之末政然也但合隷三公非三代而下事更替氓隷天子而無親軍不可耳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驍武

威領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業職各分低昂無别復立元從禁軍為北衙而以十六衛為南衙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之益以神武神策為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為制矣且今有禁掖之幾衛而無四方之調發唐又不得而擬之德宗後宦官握神策廢立如取乃有王叔文之變卒之神策廢而朱李之禍成其所由來者遠矣宗懲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

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癃償剩員以分州郡且禁旅耆吏戍邊及今就糧於外大都專强幹弱枝而向衛之勢可相使而不相維可相勝而不相應設失一摠密而武道荒矣故自景德罷試龍衛已不能披甲高毬以恩得用兵遂以弱建炎後雖極意經武兵愈衆而宋祚日傾由其始偏重之為弊耳今制以精選為十二團營以老家還三大營握以五府調以兵部練以營長主以教師將無常署士無離土隊無出

沓較前代為獨得焉

軍籍抽餘丁議

抽丁者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為兵也葢國初之為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偽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調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

積之百九十年而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婦
累世為族積之百九十年而謂下無餘不足更籍以
為兵亦不可也今之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
也徵調也清勾責辦於歲年效緩而功倍召募責辦
於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責辦於旦夕廩困而力老
嗟夫非其所樂勞之猶逸數往數來伍無常丁矣清
勾不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避以逃以匿費無實
效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蟣虱於道塗戈鋋朽敗於寓

羈士憊而疲馬瘠而仆徵調不足恃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於費怨溺者惑於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為定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至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藩府之用功臣之役者乎國初以至於今百九十餘年矣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而一軍繼而絶繼為又不絶又繼乃絶亦理勢必有者也絶者以

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之必有拙其丁籍為兵是其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為兵取之於兵之餘復以買怨守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於清勾召募而日不足也夫為清勾之善也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甲之挨嚴鮮補之限而已然亦及於戶在丁存者也丁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為召募之善者

不過曰厚募直以鼓其籍逮月廪以樂其駐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亦及於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則以罰恕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徙壁立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而業産丘峙丁賡且閒者則以罰禍守常而不及安在其爲絜矩也故嘗

曰以貲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及抽丁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煩謗主者未竟其書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為之策曰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籍政之

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具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又烏得而差別之故曰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貳屯田也其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以供之夥耶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强之也而族

滿百丁者亦然胡以優之厚耶是又所謂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為家合家以為甲合甲以為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抜其一五十抜其一百抜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

壯以為步兵准快手以為騎兵其所以為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若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遵之曰三年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長也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衆

寡曰寡者孑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禄秩八九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為庸有產籍之以為調總之以為徭調以為銀差衛所之雜用辦夫單丁以為力差衛所之雜役辦夫壯丁茂族以為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兵别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為步二金為騎或以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為難則盡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耕於

野秋集之以乘塞可也秋免乘塞春役之以城塞亦
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腹裏之墩而以墩
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即具器械守附
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耕不妨其業有乘城則餽
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墩糧有不願
從者予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恒於伍者
歲給全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年則令
曰有願因乘塞即家塞者給全糧且給墾田則從之

者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軍伍之一大機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議隨里甲以編民兵

國初衛軍籍充垜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發東南然四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濕逃亡故絶莫不

由斯道里既遠勾解遂難謂冝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慣彼風土不願回原籍者聽中間有願回者官司給文發回原籍衛所補伍以後充軍俱即編本省附近衛所庶鮮逃亡易為勾解雖然此法雖善要不過補偏救弊一時權冝之政而已終不若隨圖里編民兵之為經久無弊何也葢軍隨土著秪省清理勾解之煩小利而已他弊固自若也若兵隨里甲則可省養兵之費可省募兵之害可無逃

亡缺伍之虞可無孱弱充數與夫驕兵悍肆之患凡
昔之所謂弊者一掃而空之而所謂利者悉兼而有
之矣不井田不府兵而自得寓兵於農之利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
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
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
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
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

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邊塵不靖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中挑選精鋭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為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

股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師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豈

不為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闗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隷羣盜縱横乃調宣大陜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强榦弱枝之意耶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烽火内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内盜將置之不問乎啓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方不可訓於

後世矣失今不為後後益難圖乞敕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按此疏言一代京營沿革利病曉然歲費百萬糧芻而緩急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矣愚嘗謂有兵若此不如無之兵而無用曷若已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

督之亦弗思甚矣觀近時事益可徵近浙西寇作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之柰何猶朘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為耶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任其消耗而從事於隨圖里編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繼夫治國猶治家也治家者必畜猫

以捕鼠畜犬以吠盜常也今人家苟畜猫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思過半矣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

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

由是觀之則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為守也

官軍戶說

官軍戶者無是稱也葢自後世始武階之家嫡嗣職孽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裘於是稱軍戶夫古者兵民之合也謂有事荷戈則為兵無事秉耜則為民兼役以為省也後世兵民之分也謂兵出力以衛民民出資以養兵相濟以為便也夫相濟兵民之分也而其本未嘗不一也自兵視之則委

身於國而藉養於家自民視之則家役一人而齎送也迨後官軍戶者出則法制始不同不惟失古封建井田之遺而并秦人所以罷侯置守分土不分民之意亦乖矣揆厥所由蓋自制衛始也非自制衛始也置衛而不慮其後始也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必隷帥於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

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合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所謂其本一也今扳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陷於伍矣嗣職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

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冒𥿄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𥿄莫共而衛所無名之𥿄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藉之以營其家者人人也不得已而有鳴曰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藉之以逞其私者人人也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丁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

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
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户之罔役也
則舖夫役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
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之較曰州
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勇悍者當
為騎兵以出戰無戰則習其技擊老憊不任者當為
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睥睨伍缺而取之州縣
清解補伍者州縣吏職也既補則授之約束訓練簡

閱者衛所官責也衛所官不思其訓練簡閱之道而倥偬於簿書期會之間諸軍不習其技擊城守之方而困斃於鞭朴奔走之下百戶長百人罔百人敵千戶長千人罔千人敵指揮長萬人罔萬人敵而日計其何以督課何以剖析以求營家逞私於屯田訟獄之間旗甲罔旗甲實伍隊罔伍隊實司營罔司營實而日計其何以輸作何以賂賄以求免戾於屯田訟獄之間安望其將良而兵精也凡此者軍戶之弊也

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物采優之以禄給申之以世
胄厚矣而必曰其子姓咸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
之戍邉也丞相子皆在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襃佐
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
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
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
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
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

禄也百户歲不過二三金千户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金止矣今以三級得百户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殺敵之勲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國家之厲武功也重傷者給其養死事者字其孤以鼓勇責報也今已畀之官而復復其所出以至十百千世是無重傷死亡之慘而亂鼓勇責報之典也

官之富者官之貪者之子孫也不重其禁而縱之貪又賞其貪而復之後旣非所以昭德而塞違其子姓之蒙復者始而朞功降而緦再降而路人矣挾優占之私逞蠶食之計抑勒其族以取益往復有之又非所以崇讓而敦薄也宗人之爵自其親王之子姓咸有遞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為之規軍官之禄往往以不賂之故即於其躬有所褫奪而顧於其子姓不為之勒非所以一政體也凡此者官戶之弊也欲軍

戶之弊除則軍餘必歸之州縣欲官戶之弊除則官
餘必置之差繇軍有理疲則歸州縣者輸之可也損
數丁專之輸如儒生吏胥之供亦可也官有優占則限
一世二世可也捐十餘丁專之復如封君戶之給亦
可也故曰法不立不行行不變不繼或曰國初置衛
也胡不歸除於州縣曰始也但恤其無兵繼也但恤
其無繼夫婦二人三世成族國初未之及思也今州
縣民籍固有拔丁為軍世輸之疲而繇民繇如故者

謂非國初之制乎國初之武階也胡不計其給復曰始也但旌其戰功繼也復藉其死力數世之下世系疎遠國初未之及思也今隔調衛軍官固有身任征戰而原藉旗屬縣民縣如故者謂非國初之制乎合兵民以一其本稽丁中以齊其繇是在與權者也

戰兵合操圖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

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

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

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騎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家丁

中軍

是所謂戰兵也以選兵充之凡六枝每枝軍三千人每將家丁三百人步騎參錯互用陣法悉仍舊貫然不敢以獨騁必恃車兵以為營衛如賊勢輕則以家丁居先騎兵馳之步兵支譟而從之賊勢重則收入車兵營分部伍協力而守使其懈散復整隊出而戰勢重復入而守此乃奇兵以戰也有時而守焉則正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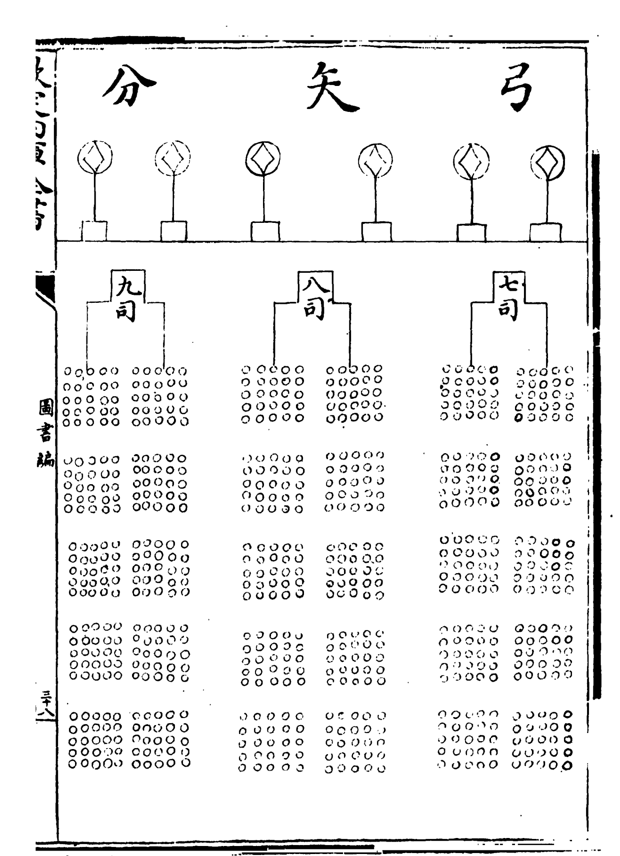
議得禦賊之法有備為先必能札營不動而後能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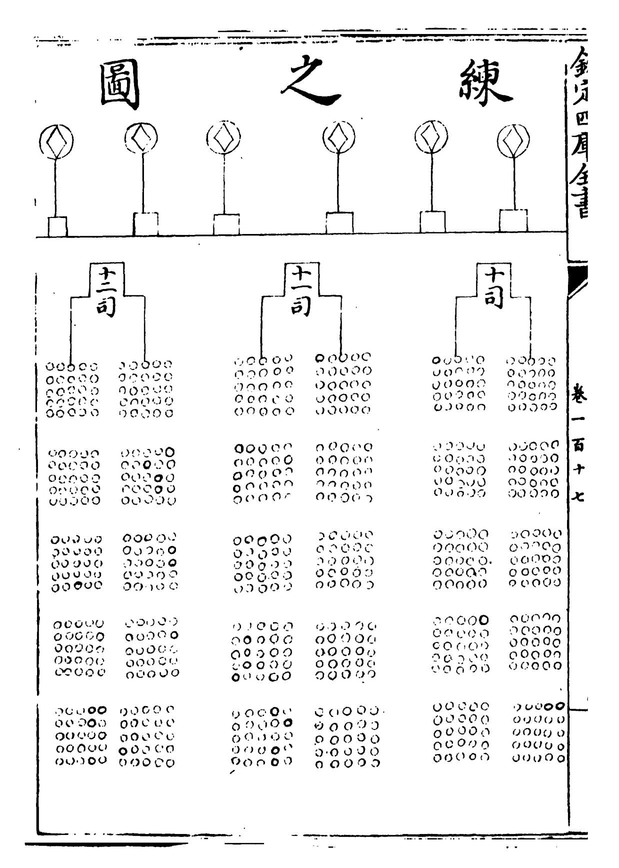
近於城外札營但驅空身之人擺列行伍亦無憑藉賊騎衝突雖賁育安能保其不動哉令必列車為營前施挨牌利器中藏火器軍士環護於中挨牌利辦則賊不得衝營軍士居中則我恃以無恐又火器次第連發賊不敢近則軍心安軍心安則軍營定若連十數營於城外賊欲衝營則屹然難動賊欲逼城則紛然火攻是為計之得者

車營合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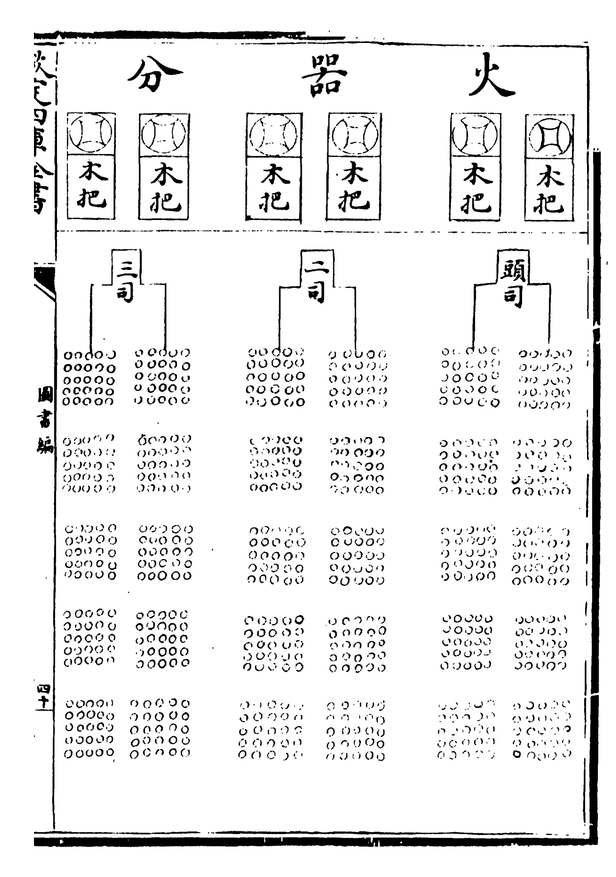
中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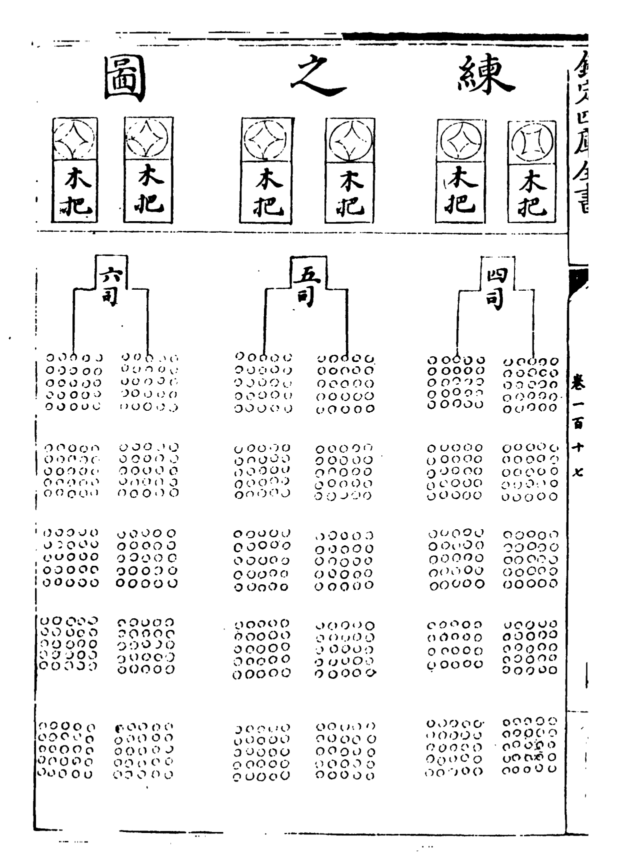
是所謂車兵也以選兵充之凡十營每營軍三千人車一百六十輛每輛軍千人火器弓矢雜出互施陣法一仍舊貫然不敢以株守必恃戰兵以為牙爪如賊輕則以火器居先弓矢雜伎次之助戰兵鼓譟而從之賊勢重則收入戰兵設濠塹協力而守候其懈散復仍前出而戰勢重復入而守此乃正兵以守也有時而戰焉則奇在其中矣


分
矢
弓
九司
八司
七司


練之圖
十二司
十一司
十司

此近奉欽依分練弓矢法也大約一營分其半以習弓矢懸銀牌十有二於鐵竿之上初習亦五十步中多以漸而遠亦以六把總官分領之其法一如火器圖但不得數數打箭致行伍混亂喧嘩每一人四矢畢即退班而坐積一隊俱畢方令鼓手總打一隊之箭散入隊中令其自相認識其餘悉照火器法施行蓋無事更番迭練有事更番迭戰又法外意也


火器分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頭司
二司
三司


練之圖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木把
四司
五司
六司

此近奉欽依分練火器法也大約一營三千人分其半以習火器設銀牌十有二於木把之上初習約五十步中多以漸而遠以六把總官分領之五人為一伍皆照隊而坐共向一木把頭一層立以次序發三銃而止中牌把者即時補之以示速賞十二司頭一層打遍却移入第二層而坐第二層即立頭一層位打遍却又移入第三層而坐第三層即立頭一層位打遍却又移入第四層而坐以至向後各層俱打過

即練遍事完矣其前一層立者以便放火器其各層皆坐不得起者以禁攙越代替撒懶之弊一覽各隊盡在目中一人不到一人不打不可得矣其坐欲縱横各去五尺師範查十人管隊查五十人把總官查二百五十人中軍千總官各查一千人將領總查三千人不時巡行歷隊把總官以下及大小闕

合練分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分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將官　弓　弓　弓　弓　弓　將官　弓　弓　弓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騎　騎　騎　騎　將官　騎　騎　騎　騎

中

將官

操總圖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箱車箱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砲

弓 弓 弓 將官 弓 弓 弓 弓 弓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騎 騎 騎 騎 將官 騎 騎 騎

家丁 家丁 家丁

軍

近制三大營中曰五軍東曰神樞西曰神機以武大臣一人為總督文大臣一人為協理五軍營又析為營者十有六神樞營析為營者十神機營析為營者五總之為三十一營而五軍營設號頭營一神樞神機各一皆領於總協大臣而奉行其命令焉每營將領一人中軍官一人千總官二人把總官十有二人曾隊官六十人每軍五十人為隊曾隊領之二十五隊為司把總官領之十二司分隷於一中軍二千總

各得把總官四人軍千人共卒三千人為一營故分

之則三十一營聯之則三大營又聯之則總曰京營

共得卒九萬三千人而備兵營不與焉分合變化錯

綜彌縫是欽定京營之制也國朝操軍之制其寛嚴

得中手每年二三四月為春操八九十月為秋操而

又為操三歇五之法以年計之每年止得六月是為

年空以操三計之每月止得十日是為月空以寅入

操辰散操計之仍放閒半日是為日空通計實操占

役一年止當三十日耳是恩法並行而不悖也

京營練兵事宜

議得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其餘各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騎兵羣聚射打則騎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有多寡亦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摇旗舉礮率循故事而已甚

至礮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即日在營中亦何補於事哉巡視科道李等則謂嚴訓練都給事中張等則謂革虛飾誠為有見而至於分别教師加意戰兵嚴振軍紀則尤訓練之急務也合候命下臣等移文戎政大臣督同各將官三大營内先擇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牌鈀火器等藝分發各營立為教師上等者每月量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三斗以

示優厚諸凡金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營軍兵一一著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無故誤操與恃頑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禀本營將官依法細打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師營教師名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師逐一稽覈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許充名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止十名者姑准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

教師名糧隨伍操備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即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十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者亦准附過全無教練者即行住俸以責後功俟教得十分之五方與開俸各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係副將加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罰治全無教練者於祖職上降一級

草回原衛永不敘用號頭坐營則以全營論其賞罰

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以為低昂此後三年之內

三營補練著有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敕

奬諭仍加恩録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官

參論本部酌量教練分數并議黜罰今後總協大臣

每遇合操之時照舊各入一營而加操演操畢掣留

一二枝照常放礮令各營先回止留所掣之兵在營

射打馬步兼試務盡一日之長至分操之日聽各將

自製本營數隊一體竟日校閱仍將見操各項把式增高七尺濶三尺比較賞罰悉如巡視科道所擬施行此外舞鎗舞刀等項旋轉得法者一體加賞夫各營先回則逸者多而勞者少把式增大則中者多而賞者厚人心自是樂從再難別議犒賞至於長鎗圓牌火器弓箭悉依兵科所擬不得各為一隊務要長短相參剌衛相雜如五行循環合於古制使彼此得以相成緩急便於攻擊其各營有馬軍士仍令披戴

盔甲馳馬演習此不惟身與甲冑相為周旋而人與
馬匹亦相兼習熟矣此後各營必須校藝已完營陣
已畢各號頭方令抱牌員役赴大將臺處具稟放礮
散操若各號頭不查的確輒先具稟者巡視科道將
各號頭重加參治庶幾事體歸一
議得營中軍士國初不下三十餘萬自景泰而後日
漸消減沿至今日數僅八萬單弱之甚深為可憂然
所以消耗至此一以冒名頂替之輩更代不常二以各

省清軍之官勾補不力三以補軍積習之弊未盡改除坐是日消月耗原額漸損以冒名頂替言之京師之民遊食者衆其始也用賄買補不過希圖食糧其既也畏避艱苦遂至棄伍逃遯且其中或為市棍包當或係虛名在冊今值清明之世稽查稍嚴虛數難隱而又操必盡法偷惰難容此開逃者之所以日衆也以勾補言之各衛申報到部未嘗不逐名行勾然各省清軍之官遷轉靡定督責久嚴雖有解補曾不

十分之一何濟於事如此而欲望軍數之足蓋亦難
矣近該本部題議今後清軍副使等官各省御史差
滿之日除必不可勾者不計外俱以十分為率少五
分者照例住俸少八分者參奏降用全無勾解者參
劾罷斥完至八分以上者奏薦優敘仍備造文冊開
報解過其省若干一行各省知會一送本院查考已
經覆奉欽依通行欽遵去訖若使人皆振作軍伍自
可漸充臣等仍再咨都察院著落各該御史務要著

實舉行若漫不經心回道之日聽都察院徑自查處以補軍言之舊例凡軍士病故具告到部查冊有名方准衛勘實該衛具結到部方給准令送府各府轉送驗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中間更歷數番既滋衛所之誅求若吏書之需索在有力者猶能勉强以營辦而窮乏者不免曠役以脫逃雖臣等禁戒頗詳曉諭諄切而積弊在人牢固莫解各該應補之人未入公門先計私費其誰信之哉先年巡視科道官准營

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本為便益而各該把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以張作李甚至私相盜賣朋分月糧是以食糧則有名在營則無軍營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歇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段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臣等竊謂合無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

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三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遇春秋開操之時戎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通將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管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即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丁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丁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備將年貌填計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即准收補

查冊無名行衛取結但係親族俱准更名食糧若係
異姓將妄報之軍行拘責究每年止許春秋二次不
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
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
清勾此則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
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逃軍之法
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
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

一百送操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問衙門決打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關論其再逃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帶俸食糧差操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刑未嘗示以自新之路本部出給簡明告示張掛通衢曉諭節年在逃員役限一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許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鄰容隱者一體

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再照補軍之法固當議處而役占之弊尤當嚴禁是役占者亦消耗之一端也訪得該營將領既領軍伴銀兩仍又額外役占至有差遣迎送倩人役使者亦有賣放偷閒供辦煤水者甚至公侯伯應襲亦送跟十數名者將領且然其於中軍千把總勢烏得而禁之者合候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書

筭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遊不得過十八名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筭一名中軍千總不得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訪但有仍踵前獘者即便指實參奏請旨拿問照例五名降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勲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難同見任一體通行查革體訪得出與者受者並行參治總督大臣尤宜正已澄

源以端表率若有非分多占亦聽科道叅究庶清役

占即以重補練也

一諸將分委虛實營盤便是信地緊急即行分守周

遭挑窖壕塹連環兵車可高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

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

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

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

定是練膽之術也俟其惰歸方以車兵戰兵互相為

用或邀其前或綴其後或衝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掞入戰兵又與相持何者彼深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今論議者每見少而搶掠便欲速驅素未見敵之兵僥倖於一戰強敵充斥於其外論議沸騰於其中遂置外憂且妨内禍不有定慮安能出謀兵凶戰危何得草草以是知事前論事善敗難策非若事後論事功罪易明也譬之孩童能坐而後教立能立而後教行能行而後教馳雖強之坐彼

且馳矣膽足故也今論事者已知勘破此關諸將當
事者亦須勘破此關
議得治兵之法有合操有分練合操而不分練無以
熟其技藝之能分練而不合操無以盡其營陣之變
二者並行方克有濟即令下操之法列行而立舉礮
而行主將入營諸軍環立中軍者進曰稟事件主案
者進曰行文書常套既畢方始開操曠日廢時以致
將疲士怠未執弓矢未持火器而精力已先竭矣僅

舉合操惟日不足又何暇及於分練哉合無以後合操之日不必分練分練之日不必合操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四日為期戎政二臣五鼓入營總閱一次軍士先期至教場列隊而坐相去五尺一礮起立二礮列營三礮開操照依舊規操畢方演技藝不拘火器弓矢俱懸銀牌為的中者即以銀牌賞之不中者酌量懲治科道不時巡視聽從其便其餘二十六日戎政二臣至營中軍止舉礮三聲礮畢官軍

分入各營聽本管將官自行操練大率弓矢火器亦俱以銀牌為的中者給之將官下若干人射打中軍千總把總管隊下若干人射打預先分定各另演放務盡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之義戎政二臣與巡視科道官不必同在一處隨意各入一營親為較閱除中者亦賞銀牌外不中中者亦酌量懲營二枝每枝實營盤一處虛營盤一處畧如布棋之勢去城雖遠不過一里二里其戰兵大枝副將四員城東城

北城西城南各屯一枝聯絡劄營不必太遠緊在關廂之外聽臣等相度賊勢專備城内城外調遣應援餘下參佐二枝俱隨臣等戎政二臣同駐適中去處一應軍中事宜臣等得以面相計議外壯車營聲勢内助都城防守庶為兩便

將兵練

練習教之戰而惜其死也夫民而荷之以戈曰兵生而驅之就死地曰戰不有以教之棄其民矣昔晁錯

為漢畫禦戎之策而歸之於卒服習慣以卒與敵也
然所謂教者有體有用有常有變又有教兵之法教
將校之法不可不察也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
其目賞罰以一其心茲三者黄帝以来未之或異也
有所聞見而坐有所聞見而作有所聞見而進有所
聞見而退是所謂教之體也而未必其致諸用也九
九之技不足以盡周天之數倉于之筴不足以應廷
羸之求不達其用之弊也可以坐而俾之有聞見則

坐可以作而俾之有聞見則作可以進而俾之有聞見則進可以退而俾之有聞見則退是所謂教之用也然皆常也未必達諸變也刳腹洗腸扁鵲之所任衆醫則懼迴檣倒帆舟師之所習衆人則恐不達諸變之弊也是故金鼓一其耳不金鼓而耳亦一旗幟一其目不旗幟而目亦一其惟心之一乎心之一者賞罰之一也無濫亦無倖免則賞罰一賞罰一則心一心一則常變一夫是之謂練習乎君以是繩其將

校教將校之法也將校以是繩其兵教兵之法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矣寅而集辰而罷巳而集未而罷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來歲武場旗幟賞罰爾也又歲武場金鼓旗幟賞罰爾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此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彼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大將登壇校吏以是應之曰練習也問之兵兵

不知其故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於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於南北則否教閱之金鼓金鼓卒然有警也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卒然有警也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是可以為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之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藝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得上意巧為剥下者則盡知之也吁是教兵法耶始下令

曰其守其失入敵者以軍法繼下令曰其邀其失出
敵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以委之上曰
有大監也大監以告於朝曰請逮治也朝以下之理
曰會律文也於是曰其也奪祿其也贖金則與始下
繼下者左矣其令不足信矣是教將校法耶故嘗曰
將授一兵則練習之政宜任其將期之曰耳目心一
焉已耳金鼓旗幟坐作進退一焉已耳賞罰一焉已
耳不必日暴之日中饑疲之也不必羣集之武場觀

視之也不必寅而至辰而罷火器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弓弩千人焉必千人精也勇力挺手千人焉亦千人精也將一人而與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至暮乃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而與其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習試之精熟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者更代之亦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俱勇力者亦遍矣由是其也勇其也藝其也

遲巧其也疾拙將無不心具之也恭之器大良其之器良其之器稍良將無不心具之也問之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也兵以是為式是之謂教兵將以是為殿最是之為教將校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徇其所始夫軍法者杖百馘劓斬首也庶刑者笞杖徒流贖也始之以軍法而曰杖百馘劓斬首終之以庶刑而曰笞杖徒流贖又何怪其心之不一也又古人之

言曰賞善不崇朝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夫善善長者人君之度也威克愛者大將之體也賞善欲民速得其利而軍法可使不速伏其辜乎是皆所謂教兵教將校之法也

各省府州縣練兵議

東南之有倭患垂一紀於兹矣謀臣畫士抒思振藻談兵事者言人人殊葢更僕未易數也然總其大較往往以團練鄉兵謂為保障第一義一時名公鉅卿

咸韙其說斷然力行之然而明旨屢廑責成極備而夷考諸鎮卒鮮鄉兵之實效者豈官之曠怠吏之愆違致然哉無亦講之未明名之未審故奉行者多至掣肘而田報者每屬空文耶夫兵有主有客有鄉三者不同召募土著與之工食而責之常川操備者此主兵也調自他省厚之輸將而資其遇敵截殺者此客兵也暫時起倩不給工食而令其自相保障者此鄉兵也客兵可暫而不可常而每失於不練若鄉兵

則可團而不可練何也葢所貴乎鄉兵者謂其聯屬鄉之材官豪傑使其無事則自相結納於平時而有警則相與守禦於一旦官無養兵之費而鄉多敵愾之夫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斯之謂保障之要術也然若此者必也未事之先籍其姓名而團之盡放歸農有警按其姓籍而召之使自堵截近不出其鄉閭遠不越其縣鄙有功則賞寇退則散不查點不他調事不煩而民不擾夫然比閭利於自衛父子切於相守

彼始懽然競役羣然趨命雖勞而不辭之死而靡怨

此之謂可團若加一練字則必將董之以官師聚之

於城市朝督而夕課多聚而少散妨其生業費其輸

將小民之情夫既所不堪矣況一經戰勝調發紛然

近者越郡遠者越省居常則有饔飱怨曠之嗟接戰

則切鋒鏑死亡之慮此與驅之從軍等耳即有鄉之

材官豪傑將相與疾首蹙額爭自隱避葢惟懼其影

嚮之不幽也欲招徠之俾籍其力得乎夫名實既紊

既不足以致鄉兵之材賢而明詔有嚴又不容已於
鄉兵之團練於是督撫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縣或
限大縣五百小縣三百之數或授以五人為伍十人
教百之法督責諄切猛於烽火其奉行之者轉急而
民之避匿者轉深為有司者始出其不得已之策責
令里甲照圖出兵暗行僱募謂非是無以稱塞明命
以自逭罪責而地方遊手無賴之輩遂相率攘臂應
役以饕餮飱里甲而甘心焉比有警急彼遊食無賴者

率望風潰奔而地方之無兵如故廼羣而訾之曰此
鄉兵之不足恃也不亦惑哉無已其練主兵乎夫地
方未嘗無兵患所以招來之者無術誠得其術以招
致之又厚其餼以優養之擇其長使相統攝順其好
使相什伍董之以廉明仁威之帥教之以坐作擊刺
之法其平時則務使小卒之情能通於什長什長之
情能通於百長百長之情能通於哨官以上達於主
將官臨敵則務使主將之法能行於哨官哨官之法

能行於百長百長之法能行於什長而下及於小卒居相比也樂相卹也患相若也將相愛也卒相畏也如是雖赴湯火可也以此而攻則無堅城以此而戰則無强敵何倭之不殲何寇之不殄哉曰然則鄉兵可廢歟曰胡可廢也夫練主兵所以戰團鄉兵所以守既團鄉兵又練主兵是隨地皆兵大小可戰也夫是之為不可勝夫是之謂强國

夫兵也者所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而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為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

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有常行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我要害不得不從則遠近易矣應救煩擾則勞佚易矣絶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為敵撓則我為主而實敵能撓我則反為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實者亦虛變主而為客則客反為主實者亦虛未有弗敗者也客而為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卒或弗勝皆悪敗而竟底於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

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已而不知彼也誠知彼又知已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於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之傳於後世昔曰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日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日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主何怯也李牧若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奴

不復來夫狄豈怯敵者哉以為吾卒弱而敵縱以弱卒當縱敵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狄搖於唇吻怵於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障卒不觧甲鼓不停桴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充國往充國引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兵留屯田為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為九校校各萬人因田致穀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數年

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楊王以降充國書曰臣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充國不力爭輒以天子詔討之先零兵强而自據善地軍士困於寒苦之域罹於疲餧皸瘃之患變且不測况望縣首藁街哉法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歲以來北人穿塞為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彼兵與法合我兵乖所謂也

彼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為遠然絶澗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奔於法為勞然既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捄東則擊西捄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為饑然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絶則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頽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待遠戍卒候望力狐勢弱又不畨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為待之云何多遏且

勿論論其至切者今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為
蔽東北以薊州為藩彼宣大邊垣既已底績而薊州
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絶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
袤通外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化東連山海為
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緜屬
亭障星聯敵騎望見無可柰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
待遠也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
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為准每百里為

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為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畨乗障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㑹計内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内帑不足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敵若臨邉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彼計狡猶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邉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敵營返而紿我近探者敵兵已廹懼為

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既不知彼
遂昧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今之
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既深豈忍負主若驅之
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偕往偕來偽口不至真情可獲
乃所謂知之也且欲勝之云何敵凡大掠必悉衆而
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内顧而憚遠涉多設疑事
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惰體乃所謂避實
而擊虛變主而為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弛人心不

肅且將為所欲為云何曰嚴法董閼於行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癡兒牛馬無有入者董乃嘆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頷招隨所東西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與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宮室下令曰救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為孟賁婦人拾蠶

漁者握鱣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為之而人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用人言誚讓之已又奪之既代者弗利王是牧計聽焉言者自失充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竒夫難與慮始可與享成自古記之覯於二事則吾志决矣志决則功可就矣雖然士而有志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何也機有所

難窺變有所難矯勢有所難移或以敢任而坐鬻權或以周謀而日炫智或以革蠹而誣亂法或以振惰而誚苛衆流言三至慈母不親況君臣之際乎此有志之士欲為而懼其撓也彼李趙二子其志誠堅然亦遇主今者聖人御世畢照羣情志士奮袂而作投軀而往其誰撓哉其誰懼哉

西北兵食詳見戸曹遣餉

國家財賦倚於東南轉漕山東入於悉通歲輸大司

農者四百萬石其開立各邊即如宣鎮一歲銀九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可知正統間又發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建議謂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葢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折變於荒歉之歲而餽給於邊用之窘世宗乃欲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敵侵軼厚輯廣募三鎮歲餉且增此時猶為促辦計也今乃為額葢天下之力困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故論者謂北人且欵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

寓可漸議撤也諸召募修邊等皆可議復也又講屯田之法通鹽商之利復本邑之徵洪武永樂間内郡之饋邊者惟芻粟自折易之法行而待哺之卒困矣自召買之令下而購宫之弊滋矣以預其儲焉如是則兵無所慮其冗而財將益贍財無所慮其窘而兵將益强雖成周兵農為一以順治威嚴於天下者不是過矣

東南兵食

東南之地自島夷內訌以來當事者計無所措始為召募民兵之議為徵調客兵之議及兵衆雲集餉給不敷於是為增派餉額之議為借括富民之議民之告匱者久矣方今海徼幸已晏恬而歲灾相仍十室九空論者謂兵衛民而養兵之費乃至病民使兵食仍舊是寇來無期而已先坐受其弊矣散兵減賦似所當講第常時多警之地若閩廣吳越之區盗賊出沒兩海肘腋倉卒何以支之則兵食兩端不得不圖所

以為善後之策也葢兵不能遽聚於有事之時則决不可遽散於無事之日食不可遽徵於有事之日則不可遽減於無事之時故欲散之也而有事不憂其難聚欲減之也而有事不憂其無措亦惟行保甲屯田之法而已夫保甲即先王寓兵於農之遺也誠講求而申飭焉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器械所備犒賞所需取諸兵餉之半以給之責成有司以此課其殿最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號召也況人皆土著自相

聯屬其於守望捍禦之力視諸客兵尤勝乎屯田即先
王伍兩之遺也以起軍旅作田役以比追胥令貢賦
比伍兩之制也誠規畫而舉行焉擇地就農因農自
食耕具所宜牛種所賴取諸餉之贏以給之責成總
管以此稽其勤惰行之漸久而數萬之衆可安飽也
況人有其業勢自相安其於顧戀保護之情視諸客
兵尤切乎保甲不惟可以省兵而且可以省試屯田
不惟可以足食而且可以足兵二者雖常談而實探

本之論也或者謂屯田無可種之地是不然毋論他郡試即海虞一邑言之蓁蕪積荒之田棄為閑地及有為民所包占者湖塘漲塞之壖民所占藝且有為官所量科者蓋不下千計推之一郡一省可知又若海甸之沃區山麓之曠土亦豈少哉此皆開屯之助也誠建議奏請俾貧民就佃即籍為兵子為世業保甲之法無間於貧富而屯田之法可獨行於貧民其經營之始有司為設法給本而官以統之為畫其疆

界築其圍埂導其溝洫使數年之後漸成腴壤冦去且守且耕冦來且耕且守庶乎召募之兵可盡撤而加徵之賦可盡蠲矣然實心經理毋為文具則惟在有司之得人而已

兵政時弊總論

國初奠極雄據勝勢鴆天下重師宿屯京師以强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撤其鈎陳居邊郡者畨休直士校聯不絕以固徼

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邉邉各相戍如緌屬如碁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邇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司曰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大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殳角弓也而餬以畚鍤為哉漢卒直戍邉者各為更律今延綏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

令甲也往時內地被敵以薊兵未練假以張掎角之勢乃於役靡遑及期莫代連行四遠并命為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傳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存罹鋒𩨗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為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幕府而相朞權為奸即欲議徹無不

嘯聚發遽犇救所在驗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為寇乎若此四者遡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為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隙罅之毁折舉由於壘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却走馬以糞遂指為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隙壘害大於墻罅可不畏歟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矣乃郡國伍籍半析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杼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

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

矣即故直有所通者令得一切蠲貸可矛入衛者近

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巳但延綏

遠走朔方彫窶既甚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

馬遠涉行者踣於道至者羸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

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

為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為盡免焉可

也古者國有游倅軍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

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既搜則糗糧旨蓄疇為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遼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税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儌支繚以譏闌出逸海及以賄脫伍者庶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於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募曷若召土著高肇惠潮類多獢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疇

人與人相疇即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可得人不可也

當選將領汰其朘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

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枹焉而又嚴憲罰之令

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

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

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也而未盡也夫兵能

安制矜節而為國家用者有數善焉曰制馭之有方

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

之也語曰陷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為用制天下之制為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處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疲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及嬰之者斷宂

則若鄉括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辨將弱而能兢惟綏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遺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擒敵破軍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間役私門在官者或朘於衛尉貧不能操一有錢食不能人三餔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半石弓載韜橐鞬弛櫓而赴營陳一芟舍則負趨出市絕不

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弱相參曷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依吾衣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鼕之警堅壺欜之守嚴營衛而固本根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冑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徼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惰銳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對揚之容使内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脉絡融通外以衛内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即畿以外

各郡國畨上兵不憂擾也雖有邊隅之警不憂其疽食也而又奚患焉

做井田封建之法為寓兵禦夷之道

嘗論寓兵禦夷之道深有取於封建井田之制焉何也即周室觀之幽厲而後周之削弱甚矣雖犬戎內侵中國未聞建閫樹兵如今日者以秦趙燕代各守其地人自為戰此封建之制有踰於長城而土人屯聚賢於百萬師也井田之設不特寓兵於農使國無養

兵之費然無事則盡力耕稼有急則併力戰守室家相保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其視民出粟以養兵兵出身以衛民果孰善哉可見封建井田民各自為其家君各自為其國不必樹兵而兵自强不必禦夷而各國自為之禦者不遺餘力此三代久安長治之道也或曰自秦郡縣天下而阡陌已廢封建井田之制不可復行矣今欲寓兵以為禦夷之策必如之何而可以長久無虞哉曰善師古者師其意非師其迹也為今之

計豈必易天下郡縣而封建之奪天下民產而井田之哉嘗考井田之制溝洫川澮各有定限南東其畝縱横其疆馬不得並轡車不得方軌即均田制禄之中寓設險守固之意也今各邊曠野一望千里誠使提督大臣得以便宜行事召民開墾畧倣井田之制每一里共濬一溝深廣可畜水泉以為灌溉即此可阻敵騎之衝突矣然必定其法令凡有力者聽其墾種三五年後稍泒科則以為軍儲又相其形勢立堡

以居集之或因邊民屯聚立邊縣以統禦之可也況邊屯之廢多矣即循舊屯之制令各屯而井之不亦可以寓兵於農乎或曰邊地沃衍因井以設地網誠善策也其如牛種之不備何曰趨利避害人情也識時務者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耳欲以興利使人皆不趨利也有是理哉成化弘治間各邊屯卒嘗因貧乏假貸本衛所官至秋成加息上納雖有害乎上下之體然彼此兩利亦其所願也正德間巡察使臣惡

其專利而禁之屯田遂廢夫因禁衛官之利至廢各
邊之屯米孰輕孰重哉知其所由廢則其所由興者
可知矣盍令各衛所官凡有才能者聽其招集流民
各為保聚者能墾千畝萬畝者隨其力之所至即給
為己業仍許薦揚其才能而陞遷之或又設為條例
一切官民有能開墾百千萬畝而百畝詳報一人以
為其屬如什伍之制因其田畝多寡畧倣封建遺意
封為百千萬夫之長世守其土世襲其官與論首給

封為指揮千百戶總旗之類是闢本有之曠地與開疆拓地者同功使彼各自領其衆自守其疆又何惜為封建之賞哉夫人皆出萬死一生立尺寸功為榮身肥家計目今止費其財力可以獲官爵之榮享封土之利何樂而不為也要在信其命令收效於十年之間則邊方曠野皆井田封建之設較之請朝廷之羨餘以給牛種招鹽商之納粟以資屯費猶有彼善於此者在也況此法豈特可行於邊哉陜西山西北

直隷與夫河南山東其地本肥饒水可灌溉而棄為
荆榛者不可勝紀曷若以此法行之則西北無不耕
之地荒土皆財賦之區而軍儲亦無待專仰給於東
南矣是故不必盡奪天下之民産以井田之各邊與
各省不亦有可以井田之法行之者乎不必盡變天
下之郡縣以封建之各邊與各省不亦有可以封建
之法行之者乎且人各自出其財以墾其田人各自
出其力以守其土國家不過示以井田之法給以封

建之賞耳開屯之費守邊之勞不可以少紓也耶噫粟積於邊則價不期賤而自賤民聚於邊則兵不期集而自集欲寓兵於農藏富於民是或一道也而御夷之策宜無善於此者何為吝曠土惜虛銜與斯民較小利而忘國家之大計乎

圖書編卷一百十七